

獨語

11
473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始



11
473

獨
語



大正
10 7. 14
内交

獨語序



昔在寬政中德川幕府釐革政務舉賢用
能白河侯松平定信為執政人材輩出極
一時之盛而西尾侯松平乘完其一也侯
與白河侯同列協謀秉成政績大舉今貴
族院議員子爵乘承君實為侯曾孫間出
侯所著獨語一卷見示且語以侯平生余

驚歎以為侯洵當時偉材也白河侯以閣
老首班聲名烜赫而侯則早世且為人謙
讓故世多不知其詳焉蓋侯德器夙成累
厯諸職陞為京尹會京師大火宮闕灰燼
事出倉卒百務蠲集而侯從容處辦剖決
如流人皆服其材幹遂擢為閣老侯自少
嗜學博涉群籍平居手不釋卷其於經史

皆有筆記及居政府每晨出必讀涑水通
鑑施之訓點竟至終編其他論語注解詩
文歌集暨手鈔雜錄充箱盈麓是皆成于
簿書叢雜之餘者雖書畫篆刻以及小技
曲藝亦莫不精能非天才超絕而氣力過
人則曷能至此哉白河侯素以博雅稱侯
殆有過之無不及也惜乎不盡其所蘊而

終也嚮京師之災侯既下令諭市民以善
後之法又草夢物語一篇托夢中所見諄
諄誠告匡風俗勵產業其語平易明白使
人易曉真藹乎仁人之辭也此獨語一
卷則其先歿一歲所手錄分篇為七皆當
日政務之宜急者然侯自謙謂今之所述
人已知之人已行之吾復何言唯有獨語

耳然苟有一事可徵後人則吾志足矣嗚
呼是可知侯意所存也假使侯長在其職
則所論必不止于此而寬政之治當益有
可觀者侯嘗手書諭家臣預命身後之事
棺槨碑碣之制皆備且誠以勿華侈過厚
不幸其言早徵寔為可痛然侯之思慮周
密而詒謀之遠亦可以見矣乘承君稟奉

家訓令聲風著遭遇盛世効力國家常念
先德將刊是書以傳示子孫見囑以序言
余弗敢辭乃揭所聞表其事行以諭世之
讀是書者不自覺其辭之覲縷也

大正十年一月

文學博士小牧昌業撰



松平乘完畧歷

三州西尾城主和泉守乘佑男

寶曆二年壬申三月二十一日生幼字恒三
郎後源次郎

明和五年戊子十二月敘從五位下稱左
衛門佐後改和泉守

同六年己丑十月家督

天明元年辛丑四月以來經奏者番寺社
奉行之兩職

同七年丁未十二月為京都所司代教從
四位下任侍從

寬政元年己酉四月列闕老

同五年癸丑八月九日卒享年四十二歲

獨語自序



夫知而無不言者。奉
于公切直。而於同僚
交誼。亦以之為忠告
矣。乘完不肖。叨忝列

政府。夙夜惴惴焉。尸
素。是懼。若有可言之
事。待身於斧鑕而言
之者。固其分也。然所
欲言者。皆既先我而

知之。欲就之施之事。
皆既先我而行之。則
復何言。復何行哉。宜
遵奉

上旨。唯諾同省之議。肅

肅自勉已。而亦唯不
免爲贅于省中。是懼
今愧其爲贅。強欲進
言。則如必不出奇論
驚聽。怪說動心之外

何。是曷可爲哉。是曷
可爲哉。乃所以有獨
語也。蓋政令其大者。
內史記之。其不秘者。
諸省存之。今所錄者。

皆既知其害。既施之
法。或在論中之事。或
各自相誠之事。最可
秘者也。古人不語溫
室之楹。今而錄之。縱

令是獨語。筆研若有
知。完罪何可追。雖然
政令純一。毫釐無詭
道。則下無揚脩之才。
亦自知其意所嚮。而

有合符於所錄者。况
後之見今。猶今之見
古乎。若夫一事之微。
有徵後人之意。完微
志足矣。彼如不免爲

贅者。貽笑于後世乎。
將亦有人雪之乎。

寬政壬子夏

鶴洲源乘完識



例言

○論無慮七篇。隨筆錄之。不省前後。不厭雷同。不正顛倒。不嫌俚俗。其意在于達意。見者不尤其拙。幸也。

○每篇之意。發于前後。讀之者。着於一篇。則難得其意者有之。

○政府之事。豈如此僅僅者而止乎。

雖然就事因物。以立之論。百篇不
啻。茫茫然不可知其涯。今所錄云
云者。題言也。猶有可錄者。以俟後
日。

獨語

篇目

○勉勵

○抑奢

○流弊

○獄

○隱娼

○姑息

○陰德

獨語

源乘完著

○勉勵

工欲善其事。則必先利其器者。言其
用有其器。雖當用之器皆既備。至欲
善其事。非利其器。難成其美也。欲善
治者亦然。其事有其司。雖行事之官

皆既備。非勸其人。難成其美也。若夫
謂其人其官。器皆既備。各當致其用。
而安佚于其上。何異工以鈍刀削楹。
滑澤不可見者哉。人若謂曰。舜無爲
而治者如何。則余將荅之曰。此是后
之事也。余云云者。重職者之事也。且
夫所謂舜何人者。學以欲企及之意。

也。欲企及者。豈人人皆生舜乎。又且
所謂無爲者。亦何無爲耶。無爲之不
爲無爲而爲無爲者。彼典可以見耳。
故自許識人。恬然安佚于其上者。自
舜視之。四凶可五。自周公視之。二叔
可三也。蓋方今之勢。莫若使其人勉
勵於其所司矣。使之勉勵之事。與工

自取砥礪磨其器者無異。工無意於
砥礪者。其器何以利哉。重職不明於
黜陟者。其官何以勸哉。工取砥礪。重
職思黜陟。不可以居安佚者可知矣。

○抑奢

世之不知儉素者爲德行之一也。久
矣。甚乃至比校之各嗇。附會之苛刻

焉。都下年少游惰之徒。若不知時務
者。囂囂說于巷。响响語于市曰。方今
節儉之令行。金錢收翼。物價吞聲。高
估之所得。利半於前時。生計窘迫。將
混于盜。嗚呼已矣。終見坊衢蕭條。爵
羅不足設矣。乃巡視其衢。則人摩車
擊。酒旗翻軒。茗香聞路。彼巷說市語

者。總無所見矣。而固止論人摩車擊酒旗茗香。不減于前時者也。况巷說市語。無鑠金之理者乎。是不啻不知儉素者爲德行之一。又不知奢靡者爲惡德之一者之言也。蓋其傳染之久。察兆於象箸爲迂遠。省費於露臺爲細碎。以小惠爲仁。以賄賂爲禮。輕

薄浮華之化。溢竒伎淫巧之樂。起當時擢門之盛。春花之興。秋月之遊。究山海之美者。無一毫之自致。致者競合盛意。受者娛出望外。彼此公然。廉恥拂地。非金不得官。非財不容世。凡百諸侯。取之領邑。充其無飽之求。田疇歲蹙。疲弊日臻。姦商乘于此。極意

盡巧。供其所好。新奇服玩。一物之直。可以辨。往日二三之物。是故昨日懸磬之家。今日致十家之產。而未嘗知聚歛之患。督責之苦。博戲惟耽。縱酒自得。傲然平視。弊諸侯。土芥疲農夫。貨穀之柄。聚于下。膏粱之澤。蒸于內。於是乎言事者紛紛擾擾。至皆唯欲

嚴法令。蠲彼除此。不厭煩苛之弊。然是何異庸醫不辨其病之所因。非吐則汗。取効於一時。去而不省者哉。抑世態倒懸者。奢靡之因。針灸奢靡者。非儉素不能。故救之術。莫善抑奢。惟勉。使生于今者。成長於儉素之中。不知不識。率由之也。不云世而仁乎。宜

借歲月瘳之已。巷說市語。何足介意矣。

○流弊

几政也者。莫善於復古矣。雖然復古之事。豈易易如反掌乎。非以漸則不復也。以漸之事。莫善於救流弊矣。雖然救流弊之事。亦豈易易如反掌乎。

多岐難辨其本路也。譬如一大川。人不知其水理。於兩方填之。競以爲田。犬牙相接。草色相望。一時益于公。空于民。而經數年。則髣髴天造。終至忘其水行迂曲。砂石不流。漸乎凝底。當于此時。一旦會懷襄之勢。則須臾爲烏有矣。是忘其始。趨其末者也。物之

生弊亦然。夫有一事不便于此者。二
其事。則便于彼。又不便于左。而三之。
不便于右。而四之。乃爲急于便。不顧
其事之圻爲四也。亦彌月經年。則如
其事自始有四者然。如此而後。根本
漸衰。枝葉愈繁。人終棄其根本。以就
其枝葉。立新竒之論。則枝葉復生。枝

葉紛紜成百端矣。至于此際。安得辨
其根本哉。是謂之流弊矣。蒼頡制字。
鬼夜哭。墨子悲絲。揚朱泣岐。皆非思
其漸乎。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趙有平
原。是非根本衰乎。雖然事情於時有
疎密。救弊於物有寬急。急于救弊。忽
于事情。則何異旨以爲能步。而奪其

杖。矢以爲能飛。而棄其羽者哉。噫。自
非苟知烹小鮮。撓之而毀其澤者。難
與言也矣。

○獄

夫冤氣充塞。所司者之愧。莫大焉。抑
律之成條也。經緯繁密。無所不至。實
斷獄之準繩也。雖然。國郡異風。農商

別趣。蕩蕩天下。萬差人心。何以得窮
究其情態乎。且夫有時世之變。則寬
猛亦得莫不與之相隨哉。方今奉行
之官。舊習未改。決獄不出律條之域。
適遇不的當之事。亦復探搜條中。引
彼附此。牽強而以具獄辭。乃讀之。則
照應于律條如鏡。熒熒皎皎。不見其

寬跡傳習之久。不知終至其有舞文之忍。侮弄愚民。令之深怨。省勞之私。委任下吏。令之縱姦。若夫有牽強之端。一辭可發者。則一篇之意。雲散冰解。振風降霜之萌。令人不寒而栗。以是責問所司。猶固滯不撓。往復數回。而後始知其寬狀。然飾非之弊。後言

徒益繁冗煩雜。終無洗滌舊染之志。嗚呼悲哉。蓋兩造具備。古之所難。况於今日乎。雖一辭之微。證其可證。雖萬言之多。折其可折者。獄之正也。不可不慎也。但是其究因在于上者。不省五過之疵。下亦有效之勢矣。然則罪之所歸。果安在耶。

○隱娼

國家草創之際。屬百戰之後。戶口寂寥。總無都下之風。故置娼家。引商估。其意如盛蜜集蜂。蜂集蜜隨之倍也。夫戶口年年蕃息者。雖政化所致乎。如娼家亦是其末術中之一。而最其公然者也。太平向二百年。人稍嚮淫。

靡。其古態。多不適少年之遊者矣。是以姦猾之民。惟利是求。誘竒貨可居者。隱置于其家。凝眸於春夕。照粧於秋月。遊子行客。投之者。亦復如盛蜜集蜂者然。以其不勞而利多。比屋效之。新竒相競。甚則有別置下劣者。供奴隸之遊者。而後所在無不有隱娼。

家矣。布帛酒油。爲之騰貴。破產之徒。皆隱于此場。或醉或博。喧喧不捨晝夜。豪家之兒女子。效其顰。新聲一出。家家相傳。施之宴席。其聲韻蕩心也。至或奔于不許之家。或相縊于溝壑。都下淳古之風。拂地者。未嘗不繇于此也。官旣厭之。有追捕其婦女。鎖

其主百日。而後經五年。復還其地之法。雖然。亦有下吏取之賂。則有不日而復舊之弊。於是有司者。莫不言風俗之害。隱娼家職之由。何異盜采鐵于山。煮鹽于海者。前時所許置者。其餘私搆者。一切不可不禁。方今之法。如拂落葉於風林然。不加嚴。何止。是

雖正議。如何因彼衣食者數十千家。不知其罪而失業。蓋既行之法似寬。而時論皆過猛。所以不懲既行之法。寬非其寬。故歷年之久。下了其法。特不勞之利。甘百日之鎖也。苟奉行者明。下吏良。寬可施。猛可行。時政注意于根株焉。請看紛紛落葉之地。漸漸布春夏之青苔於楸下。

○姑息

蓋姑息之道。一言一語之際而陷之者有焉。展轉反側之後而陷之者有焉。然至貽失於後者。其歸一也。大氏姑息之弊。與彼流弊大同小異。而流弊者失於一時。奉于公。便于事之急。

已。姑息者失於自爲憎愛好惡。卒然萌生于中者也。至歲月之移。則與彼流弊混殺。不能辨別所由來矣。雖然如失於一時。奉于公。便于事之急。猶可恕。失於自爲憎愛好惡者。一芥之微。不可恕也。况其跡混殺。足欺後人乎。職掌者最所可深慚愧也。陸贄曰。

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反。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由是觀之。一日萬幾。先當思之。而後處之也。所謂熒熒不滅。炎炎如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者。

殊可以爲鑒戒矣。

○陰德

世言陰德必有陽報。又解之則曰。不待其報爲陰德也。余以爲如此則世絕無行陰德者矣。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孰聞之而有不待其餘慶者乎。待其餘慶。故愈勸於行善。以是觀之。

所以餘慶之至者。有待之故也。若謂我家有積善。慶必至。不爲待之。優游怠惰。偶然自居者。其慶之至。未可知也。陰德亦然。已聞有陽報。孰有不待其報者乎。叔敖殺兩頭蛇。是實不知其爲陰德。至其母告以已有陰德。必不死。而後知之。則亦何有不待其報

乎。且殺一蛇。而始知其為陰德。再見之。復殺之。必矣。不知而殺之。與知而殺之。於陰德何分。若曰。知與不知。有差別。則世之欲行陰德者。皆為非陰德乎。曰。有餘慶。曰。有陽報者。令人罷勉之言也。聞此言而不待。於人情蓋鮮矣。何必以不待為陰德哉。于定國

高大其門。即是待報于決獄。雪冤之多者也。苟羈縻于世者。不可不勉而行之也。嗚呼。亡論兒女子。愚蒙不自揣。寒困窮迫。憂思輻輳。向人悲惋。其人亦潛然。而引俗諺所謂富貴卧而可待。慰之。而不知一時之幸。如浮雲無痕。積年之福。如南山不騫者也。雖

然待之之急。無所不至。則有損之者。所謂小惠莫所不至。而恩皆私恩。營救莫所不至。而人非其人。惡殺莫所不至。而生非其生者。是也。故居于官行之者。不制之以義。待之以公。則政事不立矣。

獨語終

古漁乘完自書



此書曾祖鶴洲府君寬政中所著也予自
縉錄以傳于家當時有故不敢示他人深
秘韜晦多歷年所遂不顯于世秉承常以
為憾頃將刊行以公諸世小牧博士為製
序言敘著者意指所存及其平生事行頗
為詳明故今不復贅述乃以手書原本付
諸影印茲附畧歷于卷末聊記刊行緣由



如此

大正十年一月

曾孫松平乘承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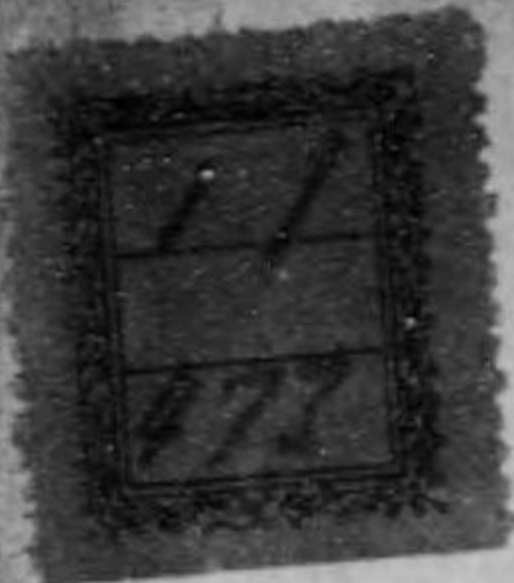


大正十年七月十日印刷
大正十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非賣品

獨許不
語製

東京市麹町區富士見町六丁目四番地
著作權 松平乘承
發行所 佐久間町一丁目一番地
印刷者 七條愷



IF-3N-6

終